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开:玻璃球里的雏菊香(B卷)/方达编.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8

ISBN 978-7-80723-253-7

Ⅰ.盛… Ⅱ.方… Ⅲ.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Ⅳ.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9705号

盛开:玻璃球里的雏菊香(B卷)

编　　者	方　达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张　宇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电话0471-4919981　邮编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253-7
定　　价	50.00元(全两册) (本册定价25.00元)

远方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B

目 录

纯粹之美

两个国王和两次远征(外两篇) 夜 × 2

警察几乎懒得看他,只忙着向对讲机报告:腰佩管制刀具的疯子已被拘捕……

一只被咬掉一口的苹果 蒋 峰 16

她爱他,但不能嫁给他,那样他就做不了游吟诗人了。

歌手 小 饭 20

那几年只要天气足够好,我就经常出门。说得好听,我这是郊游远足。另外一种说法是去闯荡,流浪。

聊斋夜话

异兽志之悲伤兽 颜 歌 30

悲伤兽生活在永安城东北,性纯良,喜阴冷。此兽自远古传下,历劫而不衰……

化身为狐 崔 柏 42

那里荒草萋萋,传说有一只娇媚的夜狐……

今生今世 甘世佳 48

我的手轻轻覆在他眼上,他合起眼睛。雨也许一夜不停。

目 录

B

哑妃 钱其强 53

她真希望一切都不要停,这一场舞没有停止的那一刻。

椿若 水 格 65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一切都太遥远,如梦境一般。

你好,忧愁!

血色桃花 一 草 77

当我看到这些盛开的桃花的时候,我分明可以看到在小保的眸子中已经完全没有了阴郁和愤怒……

家乡 崔 柏 85

在五色晨光和乳白雾气的怀抱里, 那张脸好像是没有瑕疵的天使。

玻璃球里的雏菊香 吴建雄 91

她看着紫色的雏菊莫名其妙地流泪,整夏笑着对自己说:“多好看的雏菊,多好呀,呵呵……”

玛格丽特 朱 婧 98

玛格丽特属于菊科,原产地是非洲西北部的加那利岛,花色是白色,它的花语是预言恋爱。

B

目 录

坊间传奇

苏珊在飞 陈吉文 109

她想哭,可是眼泪已经不知去向。有时候眼泪是种幸福。

外星生物与职工住房 祁又一 122

没有这套房子,我顶多能娶个凑合看的,有了这套房子,我就能娶超级美女了!所长,这套房子对我至关重要啊。

凯撒大帝 冯寅杰 132

他是来传达莫丘里的祝福,“下个月,您的城市的贸易进出口将会得到佑护,您的城市会拥有新的财富……”

谋杀 滕 洋 136

森先生做了这个冗长而恐怖的梦。他坐起来,拿过床头的玻璃杯,喝下半杯水,这个时候,刚好是早上六点半……

假如时间不再停滞 唐明亮 147

世界万物有其规律,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正因为世人以为生命只有一次,他们才会珍惜眼前的时光。

那些遥远的花火

火车开往北京 省登宇 157

火车越来越慢,好像对待甜蜜情人的温柔,要驮着满心的情感,驶进谁的内心里去。

桂罗桥的网 吴建雄 162
他们的话,漂流瓶是牢牢记得的,因为它很安分,要做个合格的信使。

声色日志

《头文字 D》——周杰伦 蒋 峰 167
民族意识是周杰伦音乐骨子里的东西,他在音乐的曲风上完成了中西的融合。
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 冯寅杰 171
“你必须明白,你说得再多,还不如自己去做一做。”他说,“即使成功者也没有资格去向失败者说三道四。”
篝火架上的春天 夏拉拉 177
梦的内容就是秘密本身,为了将这样的秘密继续怀揣着走下去,她宁愿忍受每年从二月里就开始的篝火架上的春天。
我牙疼的那些夜晚 徐则臣 179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黑夜的声音。细碎的沙沙声,耳朵里有,房间里有,村庄里有,整个夜里都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B

目 录

As Tears Go By 王震威 181
我所有的悲恸正是你的欢腾,我的不满成全了你的美满,我有多失败你就有多伟大。这真够新鲜的。
脚印 张 健 185
中央的那一棵树还在不间断地抽枝吐叶。间或绽放着白色的小花朵,鹅黄的蕊在缓风中轻轻震颤。

毕业生

别去的少年 水 格 190
我俩的心里系上了一个结,一辈子也解不开的那种。
婉啼 甘世佳 193
要么彻底成功,要么像他父亲和养父那样彻底失败。他不会留后路。
二〇〇一年的决斗 省登宇 198
如果一个球员一辈子不得红牌他就不是一个好球员!
冰凉的小狗鼻子 朱 婧 205
校园的情爱,天空云絮般,轻易吹散。

目　录

B

红玫瑰与白玫瑰

怀恋一个名叫小淳的女子　　一　草 216

我用尽全力去呵护着她，像呵护着一个精美的瓷娃娃。

你是我的幸福吗　　谭少亮 223

大P不敢让我等，正如我不敢让大P留。对于生活，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默默承受。

舞　　夏拉拉 228

这应该是一支壮大的舞。跳完了这一曲，我们就可以停歇，从此不再繁茂。

时间自有来速　　徐　璐 237

频频拒绝里，老了你的微笑；苦苦追寻里，荒了我的青春。

纯粹之美

两个国王和两次远征(外两篇)
一只被咬掉一口的苹果
歌手



两个国王和两次远征(外两篇)

文/夜X

一

天子晚年周游列国，在乌托匹亚崩于水土不服。随行者逃回故国报告凶讯，提及先帝喝了不明来历的毒酒。举国大恸。新天子登了大宝，点齐御林军征讨敌国，要为先帝报仇。为壮声势，另募义勇军同行。

先帝生前爱民如子，广受爱戴。国中所有失去土地、工作、爱人和自我的人都叫嚷着加入了义勇军，使这支部队很快扩张至五百万人之巨。

大军行进一年才出国境，携带的粮草已然告罄。不得已，天子劫掠了沿途的城邦。随后修书给前路上的各部君长，询问他们哪里是乌托匹亚，并要求他们提供大军所需给养。天子的威严至高无上，那些生活在沙漠和绿洲中的君主们回函说从未听说乌托匹亚的所在，随后杀死了自己的儿女和爱姬，穿上最华丽的衣裳把自己烧死在珠宝盈门的宫殿里。他们的臣民仿效了他们。留下残破的城市给天子和他的义勇军。

天子嘱咐部下把能吃的全部塞进嘴里，然后抽签选出十分之一的人留下，看守这新得的疆土。临行前他亲口鼓励他们要多生儿育女，心里盘算着归途上的另一次劫掠。

如此反复多次，天子终于走出了沙漠来到沃野。有能力款待天子而不必自裁的君主也终于相继出现。越来越多的城市仰仗连年丰收餍足了天子和他的军队，并客气地禀告：从未有人听说过乌托匹亚这个地方。天子起了疑心，询问他们各自的名字，他们在绢帛上留下了体例荒谬、难以辨认的字迹。让人只能置之一笑，继续前行。临行前那些城市无一例外地要求天子留下一部分军队以庇护他们，而天子向他们索要竹片以供抽签所需。

天子一行人丁日渐单薄，与之相反，沿途的城市越来越富裕，君主越来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强大。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对天子殷勤款待，无一例外地要求天子的庇护，无一例外地没有人承认知道乌托匹亚在哪里。天子早已将失望代之以麻木，当他来到大海之滨，身边只剩下最后一百三十三人。沿海小镇的镇长赠给他们船只、粮食和清水。天子想找来最早回国的随从询问他先皇是否曾漂洋过海，却发现此人早已不在。

天子的威严至高无上，这威严驱使着他们航行了九个月——他们本该到达叫作美洲的大陆，但彼时尚无人发现它——当天子跨上最终的陆地时，只剩下了他独自一人。

那里楼宇高耸入云，人群熙熙攘攘行色匆匆，女子奇装异服不知羞耻，天上还时有怪鸟轰鸣而过。

天子直觉这里就是乌托匹亚。当他向身边一个路人开口询问时，一辆警车停靠在他身边，一副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链条的另一端，警察几乎懒得看他，只忙着向对讲机报告：腰佩管制刀具的疯子已被拘捕……

什么？哪儿？陆家嘴。

二

国王来自十万光年外的纳里布星——古称，那是国王的祖上出发时所用的名字。国王的祖上爱好旅行，在对一个个行星的访问中完成了王位继承。当他的子孙到达地球时，传位的次数已经超出了地球人所能理解的数字范畴，为此，心怀敬畏的地球土著大摆筵席欢迎贵宾一行。

不幸的是，此前没有人知道国王对苏打水过敏。国王本人也无从知晓，因为久远之前的纳里布并没有这种让他沾上几滴就一命呜呼的可怕液体。幸存下来的随从们惊慌失措，抛下国王的遗骸，匆匆逃离恐怖的地球，踏上返乡之旅。

在以地球为圆心，十万光年为半径的圆周上，随从的子孙们发现了孔特星。星球上的居民与他们外表大相径庭，口音不显亲近。但是疲惫的他们说服了自己，感受到强烈的乡土气息，同样疲惫的语源学家也证明了“纳里布”和“孔特”在发音上的亲缘关系。

孔特星的居民为终于得知自己是古老光荣的纳里布人的后裔而无比自豪，为更为久远之前死于地球人阴谋的国王痛哭流涕。现任总统立刻考据出自己是王室正统传人，并下令全球动员，为祖先讨回血债。

于是孔特星的战士纷纷跳上自己最大的战舰，向地球发动远征。卡兹拉号

全长十万光年，船长略作调整，舰首就刺破了地球的大气层，直插敌人的土地。孔特义勇军从发射基地进入舰尾，在杀奔舰首的征途中生老病死，传宗接代。

当“卡帕轩”人从“晴空”号上跳下，语源学家依然记载了这两个名字的演化谱系。但只有少数人记得远征的起因，对地球人的相貌更是无人知晓。

远征队离开星球之后，留守的人经历了改朝换代人种变迁，直到某日一位考古学家出身的首脑人物突然心血来潮，决定为远古时代的地球远征军队派遣援军。“查姆拉”星远征援救队凭借空间跳跃技术直扑地球，杀干净了上面的原始生命，瞬间得胜回朝。汇报上记载了详细战况，以及未能找到原来远征军的遗憾事实，“想来是被地球人消灭了。”报告结尾沉痛地写道。首脑人物依然大喜，下令举国欢庆，并在远古飞船“掠夺者”号边勒石刻碑记载武功。

此时他并不知晓，有朝一日，瞻仰这一遗迹的人们将会迎接卡帕轩人残存的后裔。这些相貌古怪的“维克人”将带回远征失败的消息：地球人凶猛无比，祖先们甫一登陆，刚刚建立了基地就被消灭殆尽。柯里娜人（语源学家会证明他们与纳里布——孔特——查姆拉的沿袭历史）会安慰他们说：援军早已为他们报了仇，可恶的地球人瞬间就被他们消灭干净了，具体事迹可以在这古老的石碑上找到证据。

维克人将会颇感欣慰，并在一生余下的日子里继续喃喃：地球人凶猛无比。



乌龙山剿匪记

聚义

与山贼居住在一起的女人长久以来被传说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在衙门里展出后不久总会被缺少子嗣的人家订购一空——人们惊诧于她们的人数之少甚于她们的长相之丑。要解释通仅仅这几个女人如何为山贼生下如许多的儿子，唯有诉诸神秘。

山贼的儿子们几乎和山贼一样人数众多，而且据说没有任何姐妹。每到山草发芽的季节，他们一成不变地谋划着抢班夺权，如同山贼们一成不变地小心防范。而谋划本身也是一成不变的——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也许不用杀人，就把父亲们取而代之。

首领带着全体山贼走下山去的时候有点悲伤。留在山上的女人中有一个特别令他想念。但不搞特殊的传统让他只能放弃，把她和整座山寨一起撇给那些急不可耐的半大小子。

半道上他遇到了年迈的捕头和他的官差们，把水火棍和腰刀传给儿子们之后他们依然保留着差服，那些布料因为年久显得油腻而被人嫌弃，一如他们的主人。于是被保住。

两伙人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下一座山头，一同上去喝了几碗酒。半山腰里有不知哪代老祖宗留下的现成厅堂，只等着他们把牌匾挂上——那是他们唯一从老山头带回来的东西。

“聚义厅”——如今写得这一手好字的山贼已经难找。

当务之急是去找新的女人。

审讯

叛徒跪在县衙大堂的时候恍惚觉得这里和聚义厅也差不太多。一只蛞蝓

爬过砖缝，留下长长的水晶样痕迹，让他对是否要坚持“因为自己忍受不了山上的一切”的说法犹豫起来。好在县太爷对此似乎并不关心。他只执著地询问山上的一切。

叛徒喋喋不休地说到了“聚义厅”三个字的楷行草篆，说到了山草和兔毛的颜色，说到通往和尚沟和虎跳峡的九曲十八弯，说到了山上的那些女人……直到他清楚了根本不会有人来打断他。

呼吸粗重的官差们对有关山贼的一切总是十分关注。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不会踌躇，但从不轻易表示态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知县本人，他直截了当地公布了进攻的决定，让所有人回家准备起来。

叛徒被晾在大堂无人理会，当他确实相信没有人会来问他为何背叛才放心离去。

出征

老捕头自从当上新捕头那天起，就成了官差中年纪最老的一个。这缘于他的前任带领手下集体离职。对于执行任务他虽然还不如过去的同事们怠惰，却早已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热心。有时他觉得他们和山贼的儿子是一路货色。在公门内部流传着的有关山贼女儿们的传说让年轻捕快们血脉贲张，为此他们热衷于让自己和别人流血。

老捕头深知自己的出场时机，那是在年轻捕快们把自己和对方的人数减少到一半之后，此时如果他不出面阻拦，他们就会互相拼杀殆尽。老捕头的留职不仅是因为他没有儿子，更是因为他对保护自己素有信心。他一定能够在这恰当的时候出现，促成恰当的结果。

至于班师途中背后捅过来的一刀，据说是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人人都接受了老捕头的特立独行，经验也不能帮他，使他免于被排除在共谋之外。

另一种说法是每一批新捕快里都有老捕头这样的人，一辈子就在等着成为老捕头的那一天。

买卖

师爷从开肉铺的王二麻子手里接过那油渍渍的五十两银子时心中忽然略感愧疚。这把年纪了还天天用猪鞭折腾自己让人看着不是滋味；此外这次的货色实在差劲透顶，让师爷这样的人都几乎觉得卖不出手。他甚至考虑着是否该建议县太爷给捕快们改善待遇，他们的日常生活可能过于清苦，以致缴上来的



山贼女人丑到如此程度。师爷自己的母亲也曾以丑著名，并成了师爷与父亲毫不相似的长相的唯一解释，但印象中还未丑到如此境地。

衙门放班后又过了半个时辰，师爷谢过门房老头，把托买来的纸钱用青纱布包好塞进招文袋。到城北荒坟地一年一度地烧纸，尽管可以被解释成恻隐——针对那些吃官司而死的野鬼，这在吃公门饭的人里头很常见。然而师爷认为还是避人耳目为好，尤其当真正的祭奠只是针对一座坟头，而且还是出自瞎眼老娘的嘱咐。

离门之前他没忘提醒手下的押司，需要教导捕快们学习辨别怀孕女人的技巧——这次缴上来的货色又是没有一个带着山贼预先留的种——买主们本来就各有困难，买回去很可能最终一无所获，长此以往甚至有可能动摇传说的根本。

书法

知县铺开一块年深日久的黄绢，嗤笑一声，提笔舔饱了墨——先把据说是从山贼处缴获得来的“聚义厅”牌匾上那几个难看的字涂抹了一遍，然后从容地写了几笔，端详了一阵子。他这么做的时候不经意地滑落了袖子，露出了早年练就的壮实筋肉，好在他马上警觉，迅速地掩好了袖口——这一夜的晚风凉冽了起来，倒真有些像山风。知县为自己的举动找好了借口，这才点起火盆把绢烧掉，吹熄了灯放心睡去。

找寻

奈特鲁尼克 / 文
夜 X/ 译

“他三十一周岁，或者更多。正午的时候身高五尺十一寸半，夜幕降临后也许只有五尺十寸不到。那大概缘于灯光。”

“他的一半下巴粗糙得像砂纸，右嘴角有一道剃须刀刮伤的痕迹，总也不见好。此外，没有人知道他在心口和左右两肩各长了一个疔子，形成一个倒三角，好像古代信徒给自己下的符咒。”

有关自己的一切描述他背得不能再熟，夜晚的绝大部分时间被他徒劳地花费在寻找其间有什么遗漏。而白天，他就挺直了腰杆上街去找寻。

骗子，还是私家侦探？常有人这样怀疑。一个找寻的人应该喉咙沙哑操一口外地土话，额头和衣袖布满深深皱纹，目光在人群的头顶上飘移不定，偶尔发出动静很大的干咳声——不是因为嗓子不舒服，而是因为孤独。

而他太过日常了。给他一个公文包，再从身后把他的脚步推快一点，人们就会看到一个泊完车即将走进办公楼的上班族，即便那是在城郊空无建筑的林荫道，这种气味依然浓厚。也许真那样也不坏。但他总也把握不好尺度。有次他试着学习步履匆匆，没有公文包做道具他代以羊皮信封，但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过分怕冷而早早穿上风衣的快递员。说起来，从早春到仲夏，他的这身打扮也确实开始不合时宜起来。除了游荡在小街寻觅猎物的服装推销员，没有人关心他的冷暖。

他找寻的人是他的作者。他推断那家伙一定躲藏在附近某处，否则他不可能知道路边店里可口可乐瓶盖里的中奖号码，或是自动扶梯上走光女孩的底裤颜色，又或者他现在衣袋中被攥在手心里的，那枚二角五分硬币的铸造年份。“创作来源于观察”，他深信这句话，若非在近距离窥视，他不信它能把这一



切描绘得如此——也许并不那么细致，似乎为了求证，他信步走进一家公园。那里花草繁多，人物混杂，最不容易刻画得面面俱到。在跨进大门之前，他甚至怀疑过这可能只是舞台里的布景一般，只有最靠近街边的一层精致假象，内里都是作者还没来得及描写的虚无。

一个球滚到他的脚边。他弯下腰伸手去抓的时候，听到踏踏踏的声音，属于孩子的脚步声靠近过来。他立时明白这是一次邂逅，出于作者的安排，与一个长满雀斑的小女孩，或是红头发的淘气小男孩，以一次归还玩具后的友好对话开始，然而会以什么来结束呢？

他抬头时却发现自己估计错误，站在面前等待交谈的是女孩的母亲。作者并没有让她马上想好如何开口索要那个球。而他也好奇，于是紧紧把球握在手里，并且带着一丝恶作剧的心理，一言不发地注视着对方。

小女孩大胆地看他的眼睛，而母亲则对他的目光有些不知所措。有那么一瞬，他犹豫起来，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被描写成一个心肠软的人，一个无法下定决心做出任何粗鲁荒唐事的人，旋即明白了既有这样的犹豫，答案昭然若揭。

于是他只好叹一口气，预备开口说出“这是您女儿的球？”或者“这是你的球？”在猜测了哪一个对象才是作者本来为他安排的之后，他出于逆反心理选择了后者。

“是的，请把它还给我。”女孩的声音比想象中羞涩，也许是作者让她在开口前的一刹那改变了性格。不过那无关紧要，反正他已经决定了把球还回去，并且立刻离开。

“我叫莉莉，你呢？”女孩却没有接过球了事。

“对不起，这孩子……”他没有理会母亲的言语，为这意外的询问感到恼怒。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考虑这孩子是不是故意被作者挑唆来使他难堪，一种希图发泄的情绪就攫住了他。

是的，他无法回答他的名字。关于他的描写里没有这一点。找遍了全文，作者都只是用“他”来称呼他。他宁愿不是主角，而有一个名字，就好像面前的这个无关紧要的小女孩，莉莉。

“我没有名字，我没有。”听到他突然用一种严肃的语气对女儿说话，女人又被吓了一跳，“作者没有给我起名字，所以我没有。”

“作者是谁？”女儿再一次在母亲之前作出了反应。

又一个不知道作者存在的角色！难道只有他意识到自己是作品中的人物吗?！他受够了。等等，也许这也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对白。借此来嘲弄他，观察

他被孤立，感到绝望，恼羞成怒。

不，他一点也不要再冒上当的风险了。

“作者就是创造了我们的人。”尽管他的声音恢复了平和，但话语内容依然让母亲感到惊愕。

“也创造了世界？”

“是的，也创造了世界。”他心里对小女孩的聪慧敏锐感到一丝愉悦，但立刻告诉自己警惕，要不赞许也不斥责，不亲昵也不故意冷淡，要不卑不亢，要让那家伙无从下手。

“你说的是上帝。”小女孩干脆地说。

又一个挑战。

他深吸了一口气，瞥了一眼女孩的母亲：“有时他以为自己是上帝。他做的事也与此类似：创造日月星辰，创造时间、都市，创造你和我，创造所有人和……”

“和他们的命运？”

听到“命运”这个字眼从女孩口中冒出来，他的眼睛闪出亮光，同时也认为自己看到了女孩的眼睛也闪出狡黠的光——无法想象如此年纪的小孩会用这种语气说话，几乎可以确定这是一个作者的传声筒了。

“不，不是所有人。”他努力地展现一个完美的微笑，“至少我的命运不是。”

说出这句话时他其实殊无把握，但女孩母亲着急离开的表情给了他勇气，让他决定乘胜追击。

“你的也不是，只要你愿意。”他收起了明显的笑意，代之以更为丰满的诚恳与善意，小女孩看着他的眼睛一动不动。

“对不起，先生，”女孩的母亲终于插手干预，“谢谢你把球还给莉莉，不过……我们得走了。”

他早有预备地站直身体，做了个告别的手势：“是啊，没有人会喜欢陌生人给自己的孩子上神学课的。这情节不算勉强。”

他在公园的长椅上继续坐了一个小时，企盼着会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或者一对寻找座椅的情侣与他争执，把他痛打一顿；又或者这个小时变得无比漫长，太阳永远斜挂在天空，沙坑里玩耍的孩子长出胡子来，盖起沙做的帝国大厦……总而言之，一些奇异的事，一些惩罚。好让他确知自己在作者面前打了漂亮的一仗，好让他欢欣鼓舞。

然而什么也没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